



□肖复兴

虎年立春过去一个多星期，忽然铺天盖地下了一场大雪。北京的冬天，多年没有见过这样大的雪了，更不要说在早春时节了。

冒着大雪去天坛，衬着飘飞的白雪，红墙碧瓦的天坛一定分外漂亮。没想到英雄所见略同，和我想法一样的人那么多。想起春节前来时，这里没有多少人，清静得犹如世外桃源，连挂在北天门前那两排银杏树上的红灯笼都显得格外寂寞，在寒风中无声地摇晃。

想想如今手机流行，拍照变得方便，人人都成了摄影家，更何况专业的单反相机也成了不少人的装备，趋之若鹜来天坛拍雪景的人自然便多了。这已经成为天坛的一景。

我坐在双环亭走廊的长椅上，这里平常人不多，今天人也多了起来，都是在双环亭前和对面小山上的扇亭前后拍照的。坐在双环亭里的人，几乎都是如我一样的老头老太太，看着年轻人在纷飞的大雪中嬉戏，手机和相机像手中的宠物一样，在雪花中一闪一闪地跳跃。

坐在我身边的，也是一个老头。我来的时候他就坐在这里，大概时间久了，显得有点寂寞孤单，便和我没话找话聊了起来，方知他比我小两届，68年老高一的，当年和我一样，也去了北大荒，是到了密山。北大荒，一下子让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。其实，当时我在七星，密山离我们那里很远。

我们便聊了起来，越聊话越密。他很爱说话，话如长长的流水，流个没完。我听明白了，他是来参加他们队上知青聚会的，同班的七个同学说好了，今天来天坛双环亭这儿聚会，在天坛转转，拍拍照、聊聊天，中午去天坛东门的大碗居吃饭。当初，他们七个同学坐着同一趟绿皮火车，到北大荒后分配到同一个生产队。别看他们离开北大荒回北京的年头不一样，回到北京后工作不一样，有人当了个小官，有人发了点儿小财，有人早早下了岗，有人早早死了老婆，有人买了宽敞的楼房，有人还住在胡同的平房里……不管怎么说，七个人的友情一直延续至今，从1967年到北大荒算起，有55年的历史，时间可是不算短了。

都快中午了，除了他，那六位一个还没来。他显得有些沮丧，拍拍书包，对我说：北大荒酒我都带来了，准备中午喝呢！咱们军川农场出的北大荒酒，你知道，最地道，我是专门跑到咱们北大荒酒驻京办事处买的呢……

我劝他：雪下得太大了！

也是，没想到今儿雪下得这么大，你瞅瞅我们定的这日子！他对我自嘲地苦笑，又对我说：好几个哥们儿住得远，今天这路上肯定堵车，兴许都得晚点儿了。

我忙点头说：那是！别着急，再等等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春雪中的邂逅

大家伙儿都好多年没见了，本来说是前两年就聚聚的，谁想这疫情一闹就闹了两年多，聚会一拖再拖，一直拖到了今天，又赶上了这么大的雪！

这样的聚会，对你们更有意义！我宽慰他。

这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。接了电话，是他的同学打来的，告诉他来不了了。放下电话，他对我说：他家住得最近，清华那边的五道口呢！

又来了个电话，另一个同学打来的，嗓门儿挺大，我都听见了：也来不了了，家里人拉着他非要到颐和园拍雪景，人正在去颐和园的路上堵着呢！

少了俩！他冲我说，显然有点不甘心，拿手机给另一个同学打电话，铃声响半天，没有人接。他有些扫兴，又给另一个同学拨电话，这一回接通了，对方抱歉地说来不了，实在没辙呀，这么大的雪，咱们改个日子吧！

他放下电话，不再打了。

坐了一会儿，突然，他站起身来对我说：这么大的雪，我本来也不想来的。我老伴说我，这么大的雪，再摔个跟头，摔断了腿……可我一想，今天这日子是我定的，天坛这地方也是我定的呀！

叹了口气，他又对我说：你说那时候咱们北大荒的雪得有多大呀，比这时候大多了吧？那年冬天，一个哥们儿被推举上大学，我们给这哥们儿送行，在农场场部包下了小饭馆，下那么大的雪，跑十几里地，不也是都去了吗？

我劝他：此一时彼一时了，兄弟，那时候咱们多大岁数，现在又多大岁数了？

是！是！他连连称是。说着，他看看手表，站起身来，看样子不想再等了。

不再等等了？

他冲我无奈地摇摇头，背着书包走出了双环亭。

雪依旧纷纷扬扬，漫天皆白，遮挡住了不远处的树木和小径。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的大雪中，我心里有些感慨，知青的身份认同，只在曾经的同在北大荒的日子里；知青之间的友情美好，只在回忆中。知青一代毕竟老了，几十年的岁月无情，各自的命运轨迹已经大不相同，思想情感以及价值观与当年在北大荒时更是大不相同。如果还能有友情存在，在五十多年时光的磨洗中，也会如桌椅的漆皮一样，即便没有磕碰，也容易脱落。现在想想那时候的友情，像是看一张老照片，或者一幅还挺漂亮的画罢了。热衷聚会的知青，沉湎友情的知青，是那么可爱可敬，只是，如此缅怀和钟情的纯粹友情，和如今纯粹的爱情一样，已经变得极其稀少。如古人王子猷雪夜远路访友，只能是前朝旧梦。

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欲求的纯粹友情，只能在我们的回忆里。在回忆里，友情才会显得那样美好。时间，为友情磨出了包浆。

□火锅

有一天随手拍了一日三餐，都是家常便饭。

早餐吃挂面。这个挂面是我家乡的特产，极细，下锅就熟。官名叫龙须面，听着别扭——反正我们都叫挂面，是以前女人生孩子坐月子的必备礼物。我们家的吃法是卧鸡蛋，放酱油香油醋，加葱花姜丝。

中午吃羊肉丸子。羊肉是八月十五回家时我妈硬让我带的。我家乡流行春节、中秋给老人买肉，爸妈年纪大了不怎么吃，都塞给我。我家冰箱里，半年吃春节的肉，吃得差不多了，就该吃中秋的肉了。过节送肉算是陋俗，食物匮乏时代的遗留。

儿子荷包高度赞扬我做的羊肉丸子：“别的饭也许饭店里能做得更好，羊肉丸子就从来没有吃到过更好吃的。”无他，唯手熟耳。做的次数多，自然各种分寸拿捏都到位了。那天做羊肉丸子配了豪华汤底，汤里有半个胡萝卜、半根淮山药、几个香菇。如果放在穿衣上，可能会觉得过于“busy”了。

晚上吃照烧鸡腿饭。荷包不爱吃菜，我监督他啃了一根黄瓜，才端上一大盘子鸡腿饭。配菜用胡萝卜，蘸了汤汁比肉更好吃。鸡腿饭也做了好多年，开始荷包吃一只鸡腿就够了，目前需要吃四只。

荷包很爱吃我做的饭，作文里写“我每天都盼着吃饭”。我对他说，你将来想起妈妈，就会抓耳挠腮，因为吃不上妈妈给你做的饭。他表示才不会，世界上那么多好吃的，为啥非要吃妈妈做的？我告诉他亲身体会，身体最保守的是胃，人的口味十二岁以前就定型了。他仍然坚持不会，他永远想要尝试更多好吃的。

我很高兴他这么说。但很多事是慢慢才会有感知的，尤其是心性浮躁的小男孩。荷包以前是感受不到四季的。带他各地去玩，一切景色他统统看不到，也不关心，他只要有游乐园就够了。2020年学校停课的那半年，每天我都带他越过千佛山南坡，到北坡那个荒废的篮球场打篮球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那段从初春到初夏的时间，淹没在一波又一波的花海中。连翘和迎春花开了，玉兰花开了，梨花、桃花和杏花开了，小小少年背着球走在我的前面，走在高高的树下面，那叶子越来越绿，树荫越

来越厚。等到蔷薇花开的时候，他们就复学了。我给荷包回忆那半年，他疑惑地说：有花吗？不记得呀！

刚入冬的时候下了一场雪，荷包忽然对我说：这就算冬天了吗？我说对呀。他说：为什么叶子还在树上就算冬天了？第二天的傍晚，他从房间窗户里忽然看到了格外晶莹剔透的月牙儿——可能是被雪洗净了——像生平第一次看到那样啧啧赞叹了半天。这几天他反复说：月亮看样子又要圆起来了。

这是要开始有感知了吗？接下来，就要伤春悲秋了吧？要想像我这样，顺从地接受四季，在四季的变更中感到更安定和平静，还需要走很远很曲折的路吧？

前几天和朋友吃饭。席间我谈到青春期男孩的浮躁和叛逆，朋友忽然自顾自讲起几十年前的旧事。他年轻的时候，一心一意只想离开家，离开父母，到广阔天地去，连头都不愿意回。父母对他的眷恋，他没时间也没心思去体会，他着急忙慌地看社会、谈恋爱。一晃几十年过去，他都退休了。去年搬家，老婆想把地下室放了多年的一个木头箱子和羊毛毡扔掉，那都是当年他下乡时母亲给他准备的。那木头箱子上虽然裂开了一条大缝，箱子里放的衣服却纤尘未染，翻开箱盖，才发现箱子里面的缝上竟严严实实地粘了牛皮纸条。羊毛毡上则缝了条包皮布，他准备拆了布，羊毛毡用来垫着画国画用，拆开时才看到“那块有双人床大的包毡布，竟是用几十块大小不一、长短不齐的布头，一块块拼接而成的”。这时他才想起，那时的布有多么紧缺，需要用布票购买。妈妈攒了很久的布头，又清洗好，一针一线地拼接起来。

朋友边喝酒边自言自语：木头箱子和布没有扔，又收了起来。我妈妈去世多年了，它们让我又感受到了她。

我听了顿时泪目。昏暗灯光下面的补补缀缀，几十年后才被儿子看见。有点像岩井俊二的电影《情书》，女藤井树在男藤井树去世多年后，忽然收到了学妹们在学校图书馆发现的借书卡，那借书卡后面画着年轻时候的她——这是她混沌沌中从未意识到却曾经被爱过的明证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